

架槍、瞄準、射擊。

擊針撞擊、火藥燃燒、子彈隨著聲響發射而出。

子彈是特製的、死亡是虛假的，但撞擊在胸膛的後座力和子彈打在身上的痛楚卻是真實的。每一個擊發的瞬間，他可以感受到心臟在胸膛內如幫浦般規律跳動著，肌肉像是不受控般微微抽蓄著，呼吸不自覺地被屏住，直到窒息感微微湧上腦子後他才後知後覺地察覺。

這不是他的第一次射擊。

這理所當然不會是他第一次的射擊，在駐守著邊境時他時常會進行練習，對著層層圓圈組成的準心射擊、對著描繪著人體輪廓的靶紙射擊，這是他少數真的將瞄具對準著活生生的人，而他卻十分清楚，這不是恐懼。

因為他不該恐懼、他不能恐懼，他沒有資格恐懼。

他會比那個人更強大，他會向所有人證明自己更有能力，榮譽和稱讚再也不會只屬於他的兄妹。曾經的無助、曾經的不安、曾經的無力、曾經的脆弱，那遙遠的過去都已經不復存在，他將證明了他會成為最好的那個。

然後呢？一個聲音隆隆地低聲問道，那是一個彷彿混和著許多聲音的問句。就像每一次的自我質疑，那問題彷彿就像水中的暗流，拉扯著他的腿，水將漫進他的鼻腔、流入他的氣管、淹沒他的肺葉。就像過往的每一次單方面的爭吵時，那些飽含著惡意的貶低彷彿化作手掐住他的咽喉，他只感覺到窒息。

但這不一樣，那彷彿是毒液，從他的心臟流出的汙泥，混雜在血液之中，刺痛著他的每一寸肌肉、每一寸皮膚，直到他被自己溺斃在深深的沼澤之中。

他不是一個弱者，他也不再會是一個弱者。雷納再次地、再次地提醒著自己，他深吸了一口氣，感受著濕熱的空氣流入他的肺部，他再次想念起北方那冰涼的氣溫，至少能讓他發熱的思考冷卻些許。他咬了咬牙，確認四周安全、隊友已經向前走遠後才小心翼翼地將槍下移至胸口。

「你會通過這場該死的測試，你會當上那該死的特種部隊的其中一員，你會讓所有看不起你的人仰望你。」他幾乎是咬牙切齒地從喉嚨間擠出這幾句話，他抹了抹自己的臉，像是有些自暴自棄一般閉上眼睛，將頭髮全部向上抹，直到片刻後，他才安靜地張開眼睛。

「你不是修斯家的累贅，你會讓他們知道你值得驕傲。」他悄悄地說，近乎耳語一般輕聲。

然而只有他自己會知道，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膽小、懦弱，甚至幾乎不敢去思考任何可能的失敗，抑或是——假設就算他已經做到了這一步後，仍然獲得貶低又該如何是好。

他只是單純地、近乎無知地去期盼著，信仰著這個結果、這個可能。